

茶香满山

苏轼冰



过去吗？这对得起白竹山的父老乡亲吗？当然，办茶场要担风险，要肯吃苦，但我有心理准备。咬咬牙挺住了，就一定会成功！”

曹荣金的执着感动了大家。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到白竹山实地考察，批准了报告，拨给法脰镇供销社1万元经费作启动资金。

用这笔钱，曹荣金买下了濒临倒闭的白竹山茶场，信心满满地打响了创建白竹山优质茶叶生产基地的攻坚战。

二

要让几近废弃的茶园重现生机，谈何容易！曹荣金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，每天起早贪黑，一身汗、一身泥地苦战。人们总能看到他高挽着裤腿，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最干、最艰苦、最危险的地方。手脚被树枝、茅草划破了，伤口渗进了泥浆，疼得钻心，他还是一声不吭地忍着……

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。曹荣金带头苦干实干，感动了法脰镇供销社所有干部职工。曹荣金带领大伙，用下班后的时间，用周末和节假日，背着食物，扛着工具上山，直干到天黑以后才摸黑下山，对茶园进行彻底改造，建成了面积超过1700亩的优质茶园。昔日杂草丛生、荆棘满地的茶园脱胎换骨，变成了一片青翠喜人的新茶园。

仅这最初的工作，曹荣金带着大伙整整干了6年。

茶园建好了，办工厂离不开高压电。在供电所的协助下，曹荣金带领职工架线杆。起早贪黑地苦干，他们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4公里高压输电线的架设，不但解决了茶厂的生产、生活用电问题，还让祖祖辈辈照明火把、吃米用石臼、磨面用石磨的群众占上了传说中的“夜明珠”，用上了碾米磨面的电磨。

多年做茶叶采购，曹荣金到过各地不少茶叶产地，也研究过茶叶生产相关知识。白竹山海拔高，云雾多，日照足，雨量充沛，对茶树生长十分有利。加之远离公路、村庄和农田地，四面半山中又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库调节水量，为优质茶叶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为了生产出真正的生态茶叶，曹荣金要求白竹山茶任何时候都不能使用化肥农药。曹荣金带着职工在茶园间隔沟种

上各种树种和花草，同时又投资8万元在茶园外建粉丝加工厂和养猪场，解决了茶园农家肥之需。他说：“要想让茶叶比别人的好，关键在‘生态’两个字。”

1990年，白竹山茶厂加工生产的第一批春茶问世了！

造型雅致、条索紧结、汤色明亮、芳香浓郁、甘爽醇润……新茶一上市，好评如潮，白竹山茶成了紧俏货。

也就在这一年，白竹山茶厂被楚雄州供销社评为先进集体。

三

茶叶上市了，而且获得了小小的成功，曹荣金又提出了新目标：创名牌，寻市场，增效益，求发展。曹荣金亲自设计了“白竹山云雾龙爪茶”商标及袋装图案，开始一步步向精品和名牌迈进。

白竹山人祖祖辈辈都有种植茶叶和烤茶喝茶的习俗，民间还流传着一些特殊的制茶技术和配方。曹荣金不断钻研民间制茶技术，还几次带人到凤庆、普洱、勐海、大渡岗等地的茶厂考察，选送人员到茶叶学校学习。在遍访民间茶艺、吸收众人之长的基础上，他带着技术人员攻关研制茶叶，努力提升茶叶品质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94年，白竹山茶厂生产加工的“白竹山云雾龙爪茶”参加楚雄州茶叶质量鉴评，品质优良，被评定为楚雄州名优茶。

1995年5月1日，对曹荣金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。这一天，白竹山茶叶总厂和集团总公司挂牌成立，曹荣金被推选为厂长和公司总经理。白竹山茶叶声誉越来越好，供不应求。这一年，白竹山茶厂共生产加工优质茶叶9吨，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10万元。

1996年金秋十月，白竹山上最后一批香气袭人的谷花茶刚采摘完不久，楚雄州第四届茶叶鉴评会如期举行。白竹山茶厂的两款新产品在一片赞誉声中双双被评为楚雄州名茶。

鉴评会结束当晚，曹荣金就赶回到100多公里外的白竹山。他还要去追寻那个绿色的梦，让明天的白竹山更美丽，更富有……

曹荣金成功了，他最大的成功是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戴！他带领供销社职工苦干实干，走出了一条新路。他因

此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省、州劳动模范等诸多荣誉，并被评为州、县优秀共产党员。

在曹荣金的影响下，当地党委、政府充分利用白竹山优质条件，带领群众大力开发茶园，全镇的茶园面积迅速扩大到7000多亩。

几年后，曹荣金到了退休年龄。退休以后，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，还一直牵挂着白竹山茶园和当地群众，继续帮助群众发展茶叶产业。

2018年6月24日，71岁的曹荣金永远告别了他执着的半生的事业，长眠在白竹山下。

四

曹荣金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白竹山茶园，但他带领群众精心打造的白竹山茶早已名声在外。

“老曹是这样干的！”“像老曹那样！”这是供销社干部职工和广大茶农的口头禅。多年来，曹荣金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当地干部群众，甚至影响着全县茶叶的发展。2020年，全县茶叶种植面积15139亩，实现产值4150.1万元，茶农人均单项收入6800多元。茶叶种植面积增加了，白竹山云雾茶更是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。

茶叶产业发展起来了，受益的是广大群众。

下者窝村的董学银原来是县刨花板厂职工，企业发展不景气，他赋闲在家。在曹荣金的带动下，董学银开始种植茶叶，不但自己致富了，更带动更多父老乡亲致富。今年39岁的周继俊跟随父亲学习种茶、制茶技艺，他创办的茶厂已经开了15年。他父亲是过去与老曹并肩作战的老伙计，他把自己30年的技术经验传授给儿子的同时，也把老曹的精神品格传授给他。目前，周继俊的茶园种植面积240多亩，每年为当地农民增加不少收入。

茶叶成了当地群众的重要生计来源。当地群众平时管护茶地，春季和稻谷飘香的季节采春茶和谷花茶，一年四季不出远门就有活干。在家门口打工，村村寨寨致了富，加上近两年茶园主题生态旅游项目发展正俏，白竹山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荞面碗坨儿

段昭晴

儿。你看大叔又拿出一把小刀，快速而有规律地在碗里划着，把碗坨儿划成扁扁的菱形小块，再拿刀尖插在碗坨儿与碗的粘接处沿碗一转，碗坨儿与碗就全部剥离开来了。接着，他往碗里浇上事先兑好的汤汁（醋、盐、姜面和蒜泥配成的汁），再撒上芝麻面，最后拿一根一头削尖的短而细的筷子往碗里一扎，递给你，就可以开吃了。用那根筷子刺向碗坨儿，挑起来送到嘴里，那是什么滋味呢，细嫩、滑软、筋绵、清香、爽口，有淡淡的荞麦面特有的味道。

那些有趣的碗坨儿叫卖声，也是卖碗坨儿的特色。故乡位于鸡鸣三省地，河对岸就是山西省河曲县，渡船过河再走两公里路就到了河曲街上。河曲大街上的碗坨儿摊子，你喊一声，碗坨儿，碗坨儿，一毛一个素碗坨儿；他来几句，凉调的，热炒

的，肉的素的全有了，碗坨儿，吃来……即使大冷天，一上街，我们也总是想吃碗坨儿，有人怕凉，要吃热的，摊主就放锅里炒一炒，那就是另一种风味了。

肉碗坨儿是在荞面碗坨儿上层粘些碎肉粒，稍贵些。还有一种驴肉碗坨儿，是荞面碗坨儿中的上品，价格也较高。那是把汤汁换成卤驴肉的汤，上面再盖上几片卤驴肉。爱吃驴肉的人，当然就钟情于驴肉碗坨儿了。而我，最爱的还是醋蒜汤汁的荞面碗坨儿。光是闻到醋蒜姜末汤汁的味道，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

当地人大大都知道制作碗坨儿的传统工艺。要先把荞麦粒去皮，加水拌湿，泡至少半天，让水慢慢渗透，再加水，用拳头不断地揉，边揉边加水，直揉到没有颗粒物了，却还是不能停止揉。这时已成硬

面团了，再加水再揉，直揉到面团成糊汤，再用细筛滤一遍，除去细渣，加水调到稀稠适中。这道工序的关键是加水和揉，要加水不多不少刚刚好，还要不停地揉。剩下的工序就是把调好的荞面糊装在一个个瓷碗中，再放入大锅里用大火蒸，其间还得揭开锅盖搅三次，是为防止荞面糊沉淀。每道工序都要按照标准，做到刚刚好，出来的碗坨儿晾凉后就是我们口中的美味了。这些工序做起来费事，现在也有人直接用加工好的荞面粉，加水成糊，舀碗里蒸，还有的干脆熬成糊装碗了事。少了揉这道工序，口感和口味就差多了。

我怀念故乡荞面碗坨儿最传统的味道。追寻一种味道，何尝不是追寻一种乡情呢。

贵州号称世界溶洞博物馆，其中最有名的是织金洞，这里兼有各种造型的钟乳石，千奇百怪，美不胜收。到织金洞，本是要作一次浪漫的赏美之旅，但走着走着就陷入了对时间的沉思。

时间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哲学家、物理学家考虑的问题。它实在是太浩瀚了，让人难以捉摸，甚至从来不去想它。古人发现四季轮回，就把它叫做“年”；又发现月亮缺而又圆，就把它叫做“月”；再看到日升又落，就把它叫做“日”。为了更实用一些，人们借助太阳影子的移动发明了计时的“日晷”，借助容器滴水发明了计时的“滴漏”，即古诗里说的“漏声迢递”。再往后有了钟表。但所有这些都是你眼睁睁看到的正在走着的时间，那么过去的时间去了哪里？

在贵州的织金洞里，我找到了过去的痕迹。

在湘、鄂、黔相连的武陵山区，遍布溶洞，我曾进过一个特大的洞，那里可以开进一架飞机。现在我所身处的这织金洞，已探明的也有12公里长，上下4层，47个大厅，最高者150米，有50层楼房那么高。都说水滴石穿，看看大自然有多么大的耐心啊，能穿出这么大的一个石洞。水穿刷成洞后还不算完，它还要在洞里造石笋、石柱、石崖、石山。穿洞是用减法，洗去石头里的钙质；造石是用加法，水滴石上，留下一层薄薄的钙质，层层相加，要数万年才长几毫米。而现在眼前的钟乳石如山如岳，这要滴答多少年啊。有一根石柱只有合抱之粗，却有百米之高，一直顶到溶洞的天花板。这要是林中的一棵树，我们会去测算它的年轮，但现在只能推想它的“年层”，那是肉眼无法看到、显微镜无法捕捉，只能靠理论推算的“年层”。

在没有钟表之前古人曾点香计时，它就是未有人类之前天地留在这里的一炷香，慢慢地燃去水分，留下不去的香灰，留给将要出现的人类。可以想见造石这项工程的难度：要千万年间洞顶上的那个漏水点与地面垂直不变，石柱才不会歪斜；要千万年间头上的水量匀速下滴，石柱才粗细均匀；要千万年间没有地震等地壳变动，石柱才不会断裂……这是一场多么耗时、耗心又多么精准的实验。当年卢瑟福研究原子结构，8000次的实验才成功一次。想大自然在这漆黑的大溶洞里默默地用功，其耐心更远在8000倍之上。神乎其技，伟哉自然！

我在溶洞里徜徉，讲解员在耳边说着钟乳石的美丽，“倒挂琵琶”“霸王的盔甲”等等，我全然没有听进去，只想在地球上还没有树木之前，怎么就像树一样地长起这些石柱。这时，路过一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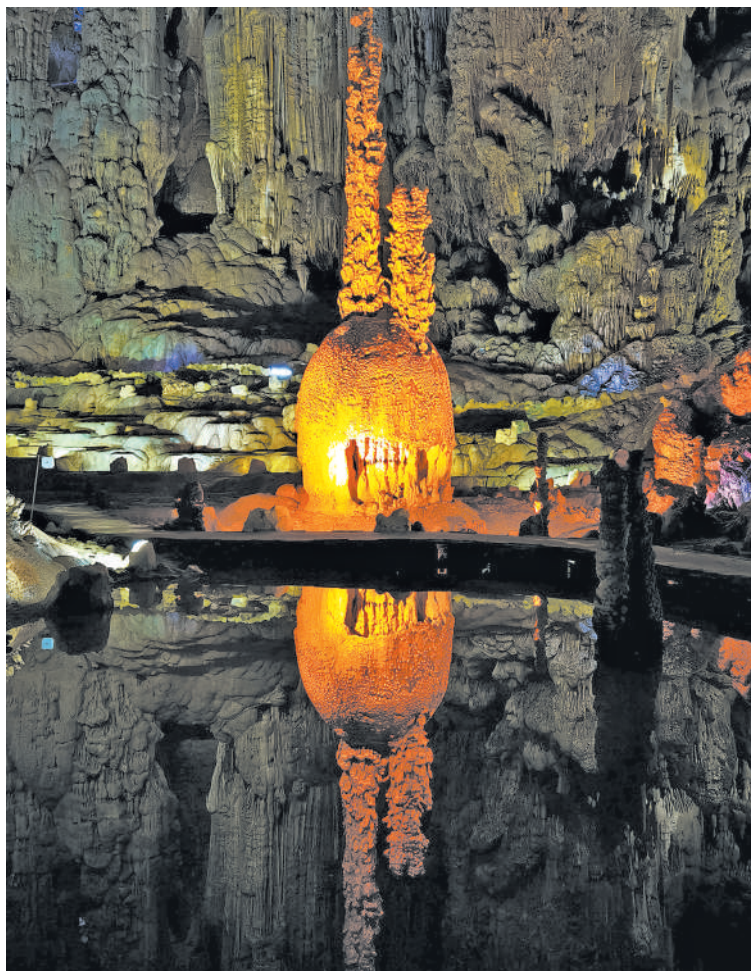
石笋，只有齐腰之高，因为在路边，被游人摸得溜光。我忽然想起六年前走在江西的竹林里，路边也有这样高的一根竹笋，嫩绿滴翠，像一个翩翩少年，我曾忍不住抚着笋尖留影一张。主人说那笋子昨天还没有冒芽，一夜之间就蹿了这么高。那么，眼前这个石笋呢？讲解员说已有40万年。记得历史课本上讲过70万—23万年前才有了北京猿人。石笋一节，从猿到人啊！想1000多年前温庭筠在月光下从容地咏着他的词，“柳丝长，春雨细，花外漏声迢递”，地球也在它自己的漏声中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。

朱自清在他的散文《匆匆》里感叹时间的流逝，“是有谁偷了他们罢，那是谁？又藏在何处呢？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，现在又到了哪里？”原来，他们跑到地下，跑到了这个溶洞里。

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，难怪这洞名叫织金洞呢。

下图为织金洞内的钟乳石奇观。

文 媛摄



大地